

## 长沙话尖团音分合考察

田范芬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提要** 本文从历时角度考察长沙话尖团音的演变。长沙话见组细音 15 世纪开始腭化,而精组细音至 19 世纪中晚期仍读齿音,此时长沙话尖团音仍泾渭分明。20 世纪初在国语影响下,尖团音开始相混,至上世纪 60 年代,大部分人不再分尖团。

**关键词** 长沙话、尖团音、历史演变

中古见、精两组声母在近代汉语官话中各分化为两组,见组洪音读k、k'、x,精组洪音读ts、ts'、s,两组细音都读tɕ、tɕ'、ɕ。两组声母演变的实质是舌根音、舌尖音与舌面前高元音i等拼合时,受元音影响,舌根音发音部位前移,舌尖前音发音部位后移,均变为舌面音,这是一种声母被韵母同化的现象,音韵学上称之“腭化”。这两组声母的演变引发了尖团音的问题。

今长沙话有新、老派之分,在长沙城区,老派是少数派,仍区分尖音、团音,新派占主导地位,不分尖团音。结合历史文献,可以清晰地看出,尖团音在长沙话中经历了由分到混再到合的演变过程。

我们先考察见组细音的演变。

明代陆容(1436-1494)《菽园杂记》卷四记载“又如去字……湖广人为处”。去,《广韵》丘倨切,溪母御韵;处,《广韵》昌据切,昌母御韵。“去”、“处”同音,说明“去”的声母已经变为tɕ',因为知三章组合口字在近代乃至现代长沙话中都读舌面音(请参看田范芬,2006),今宁乡、湘潭、益阳、衡阳、双峰、娄底等湘语区都是“去、处”同音读tɕ'y。

《字学元元》是明代郴州人袁子让编的一部韵书,成书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袁子让《字学元元》卷一“读上下等法辨”云“等子虽列为四,细玩之,上二等开发相近,下二等收闭相近,须分上下等读之。读上等之字,无论牙舌唇齿喉,皆居口舌之中,盖开发之等其声似宏,故居口中;下等之字,无论牙舌唇齿喉,皆居口之杪(按:杪,音 miǎo,末梢、末端义),盖收闭之等,其声似敛,故居口杪,便是下等,如‘根干’上也,以‘根干’读向口杪,则为‘幪’”。“根干”见母洪音,声母读k,袁说“以‘根干’读向口杪,则为‘幪’”,我们认为这说明“幪”的声母已经读舌面音tɕ,否则舌位不会有明显前移的动作(即“读向口杪”)。其卷八“方语呼音之谬”又云“吾楚以涓为专,以君为迓,此见照互相混也”,“涓、君”属见母,“专、迓”分属章母、知三,这两组字相混与陆容所记“去、处”同音性质一样,一方面说明湘方言见组细音已经腭化,另一方面说明知三章合口声母仍读舌面音。

湖南各地方志中亦多有此类记载,乾隆《衡阳县志》(1761)卷五“水曰许,暑天或曰水天”,“水暑”等书母合口字与晓母合口字“许”同音。乾隆《湘潭县志》(1756)、嘉庆《益阳县志》(1820)、同治《宁乡县志》(1867)均有“水曰许”的记载。

《字学举隅》是清道光年间长沙人黄虎痴编辑的一本既正字形也正字音的书,其“摘误”

篇“钊”字条记“钊，音浊，钲也，又温器，俗以手钊为钊，钊音劝”，昌母“钊”与溪母“劝”同音，这肯定不是官话标准音，而与长沙话相合。

据上述文献记载，湘方言见组细音在 15 世纪开始腭化或已经腭化，此后各地方志的记音说明，在湘语区这是一种很普遍的音变。

再看精组细音的演变。历史上长沙话精组与知二庄一类(田范芬, 2006), 精组细音的腭化远远晚于见组, 下面是近代文献记载的精组读音。

明张位《问奇集》与《字学元元》是同期文献, 其卷下记“三楚”方言“岁为细”。岁, 《广韵》相锐切, 心母祭韵。“岁”虽然是三等韵字, 王力先生说“支脂微祭废属三等, 齐属四等, 但是在合口呼上, 它们完全和灰韵合流了。以等呼而论, 应该说是三、四等跑到了一等”(《汉语史稿》p160), 所以它的声母未受腭化规律影响, 从中古至今读s; 细, 《广韵》苏计切, 心母霁韵, 今北方话声母腭化读ç。长沙话当时“岁”“细”同音, 说明“细”的声母没有腭化。《训诂谐音》是一本记录 19 世纪中晚期长沙方音的韵书, 书中“岁”, 读si; 《湘音检字》记录 20 世纪初的长沙话, 书中“细”有sei、si、çi三读, 今老派长沙话“细”仍读si。

又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 1685 年)《长沙府志》卷八“风俗”附“方言”, 用直音的方式标注了 25 组字的读音, 其中有“徐曰齐”、“崔曰趋”的记载。先看“徐曰齐”。徐, 《广韵》似鱼切, 邪母鱼韵; 齐, 徂奚切, 从母齐韵, “徐”音“齐”, 可以肯定它们的声母没有腭化, 如果已腭化, 根据今长沙及周边方言的情况, 邪母应该读ç, 从母读tc, 两字不可能同音。我们认为“齐、徐”当时读zi, 从母、邪母读z, 是全浊声母在长沙等地方言中清化的一个阶段, 我们将另行专文讨论湘方言全浊声母的清化。再看“崔曰趋”。崔, 《广韵》仓回切, 清母灰韵; 趋, 七逾切, 清母虞韵。这两个字当时应该都读ts'i, 现在老派长沙话仍读“趋”为ts'i<sup>33</sup>, 嘉庆(1820)《益阳县志》卷二十“崔趋皆曰妻”可以辅证。

《训诂谐音》是我们所知最早的长沙方言韵书, 此书于光绪壬午年(1882)由唛榭书室刊刻。据我们考证, 此书记录的是 19 世纪中晚期的长沙读书音。

《训诂谐音》中有 9 对尖团对立的音, 分别是: (1)西韵(举平以赅上去入)的“跻、妻、西”与“鸡、欺、奚”, (2)丫韵的“斜”与“霞”, (3)多韵的“嚼、雀、削”与“脚、觉、学”, (4)招韵的“焦、熬、萧”与“交、皋”, (5)楼韵“秋、修”与“鳩、丘、休”, (6)全韵的“煎、千、先”与“肩、牵、轩”, (7)香韵的“将、枪、相”与“姜、腔、香”, (8)林韵的“精、青、新”与“金、脚、欣”, (9)谒韵的“节、妾、屑”与“结、竭、穴”。尖团对立各音节所辖字, 无一相混, 如“西韵”“西”音收“栖犀胥需须虽”等字, 全是《广韵》心母字; “奚”音收“兮嬉希稀熙牺曦”等字, 全是《广韵》晓、匣母字。“林”韵“精”音下收“精睛旌晶菁津睛”等字, 全是《广韵》精母字; “金”音下收“金今襟襟京惊荆鲸斤筋经矜”等字, 全是《广韵》见母字。可见到 19 世纪中晚期, 长沙话尖团音仍分得非常清楚, 见组读tç等, 精组读ts等。

《湘音检字》比《训诂谐音》晚出半个多世纪, 用注音符号记音<sup>1</sup>。《湘音检字》中, 《训诂谐音》时代对立的尖团音仍然存在: (1)衣韵有“跻tsi、妻ts'i、西si”与“基çi、欺tç'i、希çi”, (2)大韵有“嗟tsia、些sia”与“家çia、虾çia”, (3)多韵有“嚼tsio、雀ts'io、削sio”与“角tçio、觉tç'io、学çio”, (4)跌韵有“接tsie、切ts'ie、雪sie”与“结tçie、竭tç'ie、穴çie”, (5)道韵有“椒tsiao、鏊ts'iao、肖siao”与“娇tçiao、撬tç'iao、跷çiao”, (6)兜韵有“揪tsiau、秋ts'iau、修siau”与“鳩tçiau、丘tç'iau、休çiau”, (7)田韵有“煎tsiē、千ts'ie、仙sie”与“肩tçie、牵tç'ie、轩çie”, (8)当韵有“将tsian、枪ts'ian、箱sian”与“江tçian、腔tç'ian、香çian”, (9)敦韵有“睛tsin、青ts'in、新sin”与“经tçin、轻tç'in、欣çin”。《湘音检字》后附“湘音国音差异之系统”第三条, 就是比较中古精组字在齐齿、撮口韵前国音与湘音的不同读音, 国

<sup>1</sup> 我们引用时一律改为国际音标。

音不分尖团音，这部分字声母读tɕ、tɕ'、ç，湘音分尖团音，读ts、ts'、s。

与《湘音检字》同时期的文献记载也说明，20世纪初的长沙话基本上是分尖团音的。赵元任《长沙方音字母》称“我们听的长沙话，都是分尖团的。那么，积，须，全，宣，还觉拼作tziq, si, tzyen, sien了”<sup>2</sup>，黎锦熙说“长沙尖团之分最要紧(不过近来的‘尖’也有入‘团’的趋势)，湘潭尤其，尖若误为团，则大家笑之为‘大舌头’(如说‘酒’为‘九’者)”。《楚语研究》(1933年第四期)记“睚眦之事：睚，额阿切去声，眦，音剂”，眦，《集韵》才詣切，普通话今读tsɿ，“眦音剂”说明当时两字都读tsi。

但是，就在《湘音检字》中，长沙话尖团音开始混淆。虽然《湘音检字》有上述尖团音的对立，但在编排上，精组细音又全部在见组细音下重收，称之为“俗音”，如“基tɕi<sup>33</sup>”音下又收“跻苴齏”等通读tsi<sup>33</sup>音的字，“欺tɕ'i<sup>33</sup>”音下收“妻沔”等通读ts'i<sup>33</sup>的字，“希çi<sup>33</sup>”音下收“西犀”等通读si<sup>33</sup>的字，都标上“\_\_\_\_\_”符号，表示读tsi<sup>33</sup>、ts'i<sup>33</sup>、si<sup>33</sup>的全部字都可读tɕi<sup>33</sup>、tɕ'i<sup>33</sup>、çi<sup>33</sup>，其他各韵的尖团音都是这样处理的。据我们考证，《湘音检字》的“俗音”一般指那些受国音或其它方言影响产生的后起之音，并且在长沙地区还没有被普遍接受，“通行于民间或某一地区”，由此知道，当时长沙话尖团音相混的情况还只出现在部分人的口音中，大部分人仍然分尖音、团音。这与《长沙音系》所说“旧派的长沙话是分尖团音，就是说精组的字跟齐齿韵母拼合时与见系韵字是不相混的。但是这类特征，在现在已渐消失，而在新派的长沙方言里则全部合并不分”是相符的。《长沙音系》记录的是当时在湖南一师读书的两个年轻学生的语音，他们的口音当然属新派，所以尖团音不分。

此后二三十年中，长沙话尖团音混淆的程度进一步加深。1958年李遇恩《长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声母上的几个主要问题”一节谈到尖团音，认为“分尖团音与不分尖团音”在长沙是“同时流行，互不排斥”；1960年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称“长沙大多数人不分尖团，‘酒’‘久’都念tɕirru，部分人分尖团，‘酒’tsirru，‘久’tɕirru，尖音字只限于齐齿呼，没有撮口韵”；《汉语方音字汇》、《汉语方言词汇》称“长沙城区口音因年龄不同而有差异。老年人口音分尖团，中青年人口音不分尖团。”《湖南省汉语方言普查总结报告》(1960)所记长沙话不分尖团。这些资料记载的都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的长沙语音，在尖团音的问题上，它们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有的认为尖团同时流行，有的认为一部分人分尖团，有的不分尖团，这可能是调查对象的语音差异造成的，我们认为这个时期，总体上长沙话尖团音混得更严重了，“合”已经成为趋势。

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李永明《长沙方言》(1991)认为“长沙话原有尖团之分、舌尖前音与舌尖后音之分，现在新派这些差别都消失了”；伍云姬(1986)提出“今天40岁以下的长沙人，很少有人分尖团了”，长沙话“尖团音的合流大约用了四、五十年的时间”。但是今天的长沙话仍有新派、老派之分，虽然老派的地位已经从多数派转为少数派，但无论在语音上，还是词汇上，长沙话老派都还有一定的地位(鲍厚星，1983)，鲍厚星等《长沙方言研究》(1999)所记老派长沙话仍分尖团。也许再隔十年、二十年，尖音也不会消失得那么干净，但它的趋势是走向消亡。

经以上考察得知，长沙话尖团音在19世纪中晚期仍区分得非常清楚，20世纪初期，受国语影响，尖团音先在读书音中出现混淆，并逐渐从读书音扩散到口语音，从少数变为多数，一个世纪后形成今天的局面。

### 参考文献

- 鲍厚星. 1983. 〈长沙方言中的新派和老派〉[J], 《湘潭大学学报·湘方言专辑》。  
鲍厚星、沈若云等. 1999. 《长沙方言研究》[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李永明. 1991. 《长沙方言》[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李遇恩. 1958. 〈长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四本[C].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sup>2</sup> 此处用国语罗马字记音，这四个音节相当于国际音标“tsi、si、tsyen、sien”。

- 田范芬. 2006. 〈长沙话知庄章三组声母的演变〉[A], 《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二辑[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伍云姬. 1986. 〈从长沙方言的异读词看历史音变的若干方式〉, 《音韵学研究》第二辑[C]. 北京: 中华书局。  
杨时逢. 1956. 〈长沙音系〉,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七本[C].  
袁家骅等. 2001. 《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赵元任、黎锦熙. 1936. 〈长沙方音字母〉[J], 《国语周刊》(239)。

##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ute and the Flatter Sounds in Changsha Dialect

TIAN Fanfen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acute and the flatter sounds in Changsha dialect. The palatalization of Group *Jian* 见组 of Changsha dialect began in the 15th Century, the Group of *Jing* 精组 palatalized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Mandarin in about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the acute sound began merging into the flatter one. In the 1960s, most people in Changsha can not tell them apart.

**Key words** Changsha dialect, the acute and the flatter sounds, historical development